

石堂先生遺集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十三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序

儀禮圖序

大淵獻之歲昭武謝子祥刊儀禮本經十七篇及信齋楊氏圖成燁然孔壁淹中之出世也使此書得數千本落六合間鳳鳥至有期矣使河間獻王後劉歆前有能為子祥所為則三十九篇可以至今不亡矣嗚呼此人之所以成位乎兩間者何獨昌於虞夏商周而深愛於秦漢以來十七篇賴高堂生鄭注賈疏

千有餘年絲絲如絲而荆舒王氏加踐跡之舉子不
習書肆不陳晦翁勉齋信齋師弟子扶持力倍於高
堂鄭賈心與周孔顏孟同其勞亦僅不滅而已萬家
乃不見一本殘經白鹿章貢桂林所刊晦翁勉齋信
齋之書千里求之或者有半生望之不得見今後復
數十年又當若何子祥之舉抹焚拯溺之功景星慶
雲之瑞也是經雖微士冠昏喪祭卿相見大夫祭享
皆忘恙天子諸侯亦幸存一二故晦翁通鮮克齋義
札信齋祭札得以為依據如累九層之臺以下為基
如不見足而為一蹊之不中者如執柯以伐柯柯在彼

而則在手也三十九篇疑乎不亡矣然則十七篇之存固亦有天意發之者有餘非興之者誠莫大之功二百之數不可考以圖經之三十九篇疑可得三百中亦可舉其旁通圖名物制度尤明盡十七篇圖而熟之既無昌黎難讀之患而古人太平之具一朝而在矣

大學要畧序

心者際天極地而一者也易六十四卦與繫言心者二坎之行有尚中孚之吾與爾靡與繫言心者也八卦坎中實心之象也心者帝降之衷也帝至公無私

至一無二所降之衷天地間無不得故行必有尚尚
合也行必有合無在不在故也孔子所以浮于海也
中孚誠心也無間於天地人物者也全体中虛二体
中實皆無間無雜之誠心也故為好爵好爵之靡係
而不能釋也吾與爾輩彼此人已親疎遠近交係之
不能釋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是皆天命之不能已孟
子所謂道性善也吾聞自有天地以來為草木篁竹
之地至唐始有書聲書聲三百年而文公朱子生焉
道統在焉心之無在不在也許平仲覃懷人也相後
朱百年而相去數千里一旦於吾朱子之書忻喜躍

雖如獲連城上以廣一人堯舜之心下以起同類
閔之行而復能真體實踐藹然於立身處家進退行
藏之際六合既一北方人物之美趣尚之正不絕於
南來者之口而四書之檐發於武夷之下踰江淮黃
河越行華出居庸鴈門王門以極於日月之所照霜
露之所降是固平仲之功亦無非帝降之使然也當
時朱子燈火之前夜半不寐推床之際豈知身後之
契在於太行之東與其書之彌滿天地哉大要降衷
秉彝無間於混然中處之類但須勤行敬守則不患
於無相知者明道先生子程子曰但得道在不繫今

與後已與人吾於朱文公許魯齋亦云重光大淵獻
重九日三山陳普序

孟子集要序

孟子七篇之書其大原大本皆從性善流出臨機應
物縱橫出沒雖千變萬化而脉絡貫通條理分明曾
不離乎一本之妙戰國之時人欲橫流異端交亂壞
人心術孟子揭性善二字所以開人心之蔽塞和說
之原其有功於聖門者不細矣其言仁義禮知則曰
心之固非由外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則以
爲五性之端孩提親愛則指其良知之發乍見孺子

入井則明其本然之善窮理則曰盡心知性脩身則
曰存心養性養心則曰寡欲學問則曰求放心不動
心則曰持志養氣天道人道則曰誠者思誠牛山之
木山徑之蹊夜氣之存斧斤之伐皆極言存心養性
工夫陳王道則以仁義事君則曰格非心行王政則
推其不忍之心保赤子則曰舉斯加彼論王霸則以
用心之誠偽言桀紂則以其失民心堯舜則曰不失
其性湯武則曰善反諸身喪親則曰自盡兼愛則言
一本不為枉尺直尋不肯背馳詭遇安於義命不慕
乎人爵之榮富貴利祿則曰所性不存困窮拂鬱則

曰動心忍性知幾能權見道不惑長短輕重權度不
差用心措慮隨事制宜其本原統會皆自性善中來
七篇上下若萬語千言不出乎一心之妙用蓋其學
本子思子思出於魯子曾子觀承一貫之旨而學專
於內故傳之無弊性善之旨又自明德脩道中來故
其為言多與中庸大學相表裏所以繼往聖開來學
正人心破邪說其功德披於無窮教化行乎萬世學
者有見於此而後知其性善之本仁義禮知不從外
得一心之中萬理咸備雖堯舜人皆可為庶有以發
續自強不徒自暴自棄云耳然微程朱發明奧旨則

亦孰知斯人之為功而識乎性之本善也予於習讀之暇姑撮一二要旨以為蒙訓庶幾思索而有得其意云咸淳丙寅秋序

太極辯序

太極者道之全體也其分体則為理一物一太極是也分則全者析矣何為復得全体之名太極物則也一物一太極萬物一太極一當然之則而已一物一萬古常如此萬物一萬古只許多其尤可觀者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一原同出氣味性情同一父母所謂一貫者雖以一本行萬殊然於萬殊得一

蟻足以盡群動得一葉足以盡萬枝得一揖者足以盡三百三千則者當然之度數也得一當然則百萬千萬萬萬不過各一當然而已物有去來此一當然常為之主以心觀之皎如日月其若五穀以耳目求之漠然其無有也故曰易有太極易有云者以心之所見示人也周子加二字即此而陸子靜輩不察至今不已辛亥秋九遇天碧范侍郎於考亭辱示所得與浮梁吳昌溪往復言語多於鵝湖而易有物則四字足以據其樞而窮其涯寂寞之濱抱此久矣一旦消契其幸如之數日前曾以坎之心亨與中孚之吾

輿爾靡論許仲平事今日又有此奇遇四海之內何門之不可叩何地之不可行哉

十先生像序

大德壬寅真定白亨甫佐縣寧德出其先君子寓齋先生詩沈鬱葱蒨貫芽該洽海內以詞鳴者百年来鮮儔也夏五被府檄古田得六君子及龜山了翁文公南軒像於縣學欲以寄其鄉之學者曰此方讀文公書及六君子贊久矣以快其目可乎子為我言其人嗟夫此天地之不能忘者不在魁梧颯爽之列也正襟危坐為君言之物之不能不生者理也理不息

則蕤然而秀於希闊之年燭然而見於寂寥之夷者
天地之不能忘也若水之龜鼉蛟龍山之熊羆虎豹
草木之蒹葭若蕙松栢豫章百穀之黍稷稻粱與夫
治世之麒麟鳳凰上而至於人類之堯舜孔顏曾孟
苟在理之所當有則不以貴賤大小皆有居然而生
者况形化無窮乎孟子後千餘年斯道之統若去而
不來寐而遂無叱矣一旦在於九疑同時二鳳雖相
去數千里片言曰惟裁長幼之不同是非所謂天地
之心乎司馬公兒年足徵邵堯夫舉世莫知其道而
與三程如蘭且復同巷中州變故生類幾盡一線綿

綿南來將樂豫章延平以至考亭縣是號作孔孟之
道自治平熙豐裁百有餘年遂明於天下是理也在
吾徒為慶幸在造化亦猶寒暑晝夜有長短遲速而
無生滅有無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當特固
言之矣寓齋生長今隩隩古林胡樓煩之地宋所築
火山軍以扞西寇者彼民之於詩書何啻越人之於
章甫寓齋兄弟崛起其地變為此州名進士此亦天
地間之不能泯者古今只有此人物人物同此理堯
舜孔孟之所至吾亦能至之吾不能四海之人必有
能至之今世之人不能至後世之人亦能至之無他

形之同則心不容獨異不過開塞有久近爾斯十人者備矣見之者不必若齊王之覲孟子服堯之服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九尺之長六尺之短東夷之人西夷之人皆不必論也像必南釵不者了翁未必在列然了翁節西塘亦奮乎吾閩者但責沈片文與善豫章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數語在十人中亦若司馬公在六人之中也豫章延平不與豈兩家子弟失其傳乎亨甫官未去閩當并訪之

謝疊山文集序

天地間正氣千古萬古不滅而間以英氣發之治世

三綱正九疇叙民生於礼義如魚在水草木在雨露
中及其衰下則理為欲充義為利塞五教四維散亡
蕪滅莫知其鄉使有耳目者無所加有手足者無所
措當是時乾父坤母惻然於斯類之將盡也則以英
氣發之其大勢之趨有不可揅而其固執死守之節
巍然於狂瀾烈焰之中足以繩既往而開方來若三
仁之於殷襄弘之於周朱雲劉輔李膺范滂孔融輩
之於漢二顏張許之於唐是謂天地生生不息之易
與治世為日用而利澤周四海者其功未始不同也
不然亦無以至今矣百年来南俗大壞於時文之纖

鄙紀綱樞紐之地以嬰孩居之其於立人立國之當然無或以為念者亦有一二醉夢稍醒知有是非而薄以為言亦不能究而盡之疊山謝公幼少有天下慮入仕途不為富貴謀動與有位者忤雖困之下僚加之非罪放逐播遷終不悔平居暇日深思遠慮江河入風雲隨飛翼而形之紙筆者槩其憂人憂國之心詞場大筆傷時抵諱同列掩耳而獨以身任之其他一句一章一詠一揮大率在此三十年一剛不撓一日繼之以死以誠之實之是固其良心至性獨行蔽奪亦天地實使之立於中流以不隊萬古之天

常使有耳目手足者終有所加所措也斯人類之勢
父坤母亦得以慰安焉培集刊行豈惟嗣子定之門
生劉棠之當然哉其有裨於世教不小矣民之興起
在心而先得之耳目是集也易之山下有風之卦所
謂振民者也

送胡生序

夫才如陽氣德如含弘一厚地天地間萬物皆一陽氣
之所為也動者植者剛者柔者青者赤者白者黑者
辛者鹹者若者甘者羽而飛者毛而走者介而行者
鱗而遊者或小或大或高或下足以為宮室充器用

足以供衣服食飲備禮樂軍旅其餘支本末肌膚筋骨齒革蹄角一一精妙善利毫髮絲忽靡有不到皆一陽氣之所為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長之以春夏成之以秋冬作之以晝而息之以夜使之各得其性分者一皆陽氣之所為也是有天地之妙用是為造化之利器靜無而動有靜在耿緜而動彌六合夫豈無故而偶然哉靜以為之宅厚以致其養使其本深而用利者地之功也其動靜出入皆不離於地故其体安而性成氣充而力足時而出之行天衢歷百物而無不至無不成如龍蛇虎豹之可畏而饒如

麒麟鳳凰之可愛可親皆有得於地之宅之養之之故也德之才亦然天下事無才不成而所以成在德才者應接割裁而德者致其中和者也才動而德靜才無方而德專一以德用才則動而常不離於靜酬酢無方而一理常行乎其中其動必有成為必有功其勇桓桓而常不失其知與仁者以德為之地也南齊胡先生梅臞之子予丁未歲同館於建寧丘叔文氏風骨殊精爽詩文如湧泉書札如龍鳳氣宇如山岳古所謂髦士也年未三十有如得志於天下事當必得先乎蒲節歸侍謂予不可無回路之贈也予惟

士之血氣方剛貴乎養也才為天下用非止於文辭也
濂溪先生曰用而和曰德司馬公曰正直中和之
謂德皆主靜致柔之事也主靜非一於靜也所以善
其動也致柔非一於柔也所以善其剛也才如陽氣
德如厚地舍經學無以成德而妙用也麗澤之義諒
無以先此矣

送耕雲謝道判序

道術方技隨世逐人之所業亦各有其至業其業者
必至其至而後可以都其名如夔之樂百獸率舞垂
之弓三代寶之皆至其至者也故儒者之學必至於

堯舜道家釋子之學亦必至於老子瞿曇下此如神仙久視長生之訣役使鬼物之方雖出範圍軼中庸然其學之久攻之深而不能造陳圖南左元放之地是皆未得為至其至也老氏之道清靜無為而已後學因其可以全真末年而合之長生不死之學又緣脩煉有窺其鼎撼其戶者而合之驅奸使物之方今道德經七八十篇烏有是事然誠使其服食之功至於白日羽翰飛走之妙至於取薑噉兩則雖以予之嚶嚶亦且為之執御而何暇以聖人之所不語責之以非老氏疑之大畧今士之深於時者出方外以用

其聰明才雋是亦不虛天地之所予方內之士雖死
守孔顏亦當惜其才原其情識其作用有以異於漢
時海上燕齊之士則亦豈可以蓬蒿羽翼視之耕雲
謝道判深於時者老其衣冠名目而儒其行幾於承
天時行者矣內存祖考而外似東方朔凡今之道家
之所為悉為之不忤此其才誠難得而惜其情有可
推也亦至其至而已昔唐太史公傳奕陰陽方技無
所不曉而輒不肯用時可不用也今其時矣矜羊角
之事學之博也不足為異惟能使呪僧之術還著於
已之為妙耳耕雲之所操以此為的可也昨之汀余

嘗序送之亦察其能進於是也今其暫歸信有如呂蒙之見陸遜者復以是勉之

贈鄭潛明序

天下之所尚耳目所習心所注倉卒未能以復古者食之椅卓七箸葬埋之風水形勢求得如季武子成寢而容杜氏之葬於西階之下者雖賢人君子亦難遽以是望之也十干十二辰列於天流布于地人居其間隨大小所值所居擇吉凶取舍向背之旣未得如穴處巢居不封不樹之世雖好古之深亦不得不從俗也土有黃赤青白而黃為中瘠鹵埴腴而腴為

美山之與水有開散圍繞向如張弓而背如弛抱如
相愛戀棄如各離畔抱氣聚而燠棄氣散而涼若龍
奔虎蹲鹿走龜伏以勢成氣韓昌黎南山詩所列是
亦人情之所就避畏愛安親慰幼之心吾得而禁止
者獨且柰何哉此為郭景純之學者所以徃徃遇合
也古田鄭潛明壯年治此學行四方不擇貧富貴賤
為盡心信而用之者不可枚舉矣一日過我因書平
生上下古今風氣習尚之可從者以贈之仍有一說
洪範曰子孫其逢吉逢者際會之謂予素所佩服屢
以告世人者祖宗有積德則其子孫事事皆際會於

書葬地之吉凶善惡有矣抑世俗見者所云吉人吉
穴者蓋至言也苟祖考之積與自己之所操習未善
則其逢遭際會雖郭景純亦將無如之何矣潛明之
術善矣四方所遇尤當以此告之

送鄭生序

文獻凋少壯移耳目或千里無弦誦聲余竊懼焉乙
未秋九浦城鄭君舜舉相遇於衢年二十二惠教大
篇詞采燁然良慰寂寞抑有私請士不讀書則已讀
則必讀經世之書不為文則已為則必為經世之文
詞非壯士所尚建安江左唐宋聲皆君子所不道也

自李斯司馬相如班固蔡邕曹植陸機兄弟謝靈運
沈約徐陵庾信以來其見於世者皆可考矣李白豪
今古而負潯陽之累東坡宋三百年第一至輕侮規
矩禮法之士視伊川如仇敵他蓋可知繁花亂草克
塞仁義光若今世盡力唐宋棄經史於溝壑不復過
而問焉者哉周子曰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程子曰
人有三不幸高才能詞章其一也鄭君建人也其為
予朱子之學乎臨分片言亦回路之贈也

送張唐翁序

余年二十時客遊姑蘇始見當塗張本行成所註經

世書閱之三日而得其槩以謂康節可謂姦矣同時
明哲目為風塵偏霸手夫豈不然一元之中自堯至
五代至今感促耿少若一粟在滄海中堯以前今以
後皆寥乎邈乎雖釋子百劫千輪迴不能周噫誠乎
妄乎第十一十二卷中多言與亡治亂皆人事所致
何必以開始寅閉終戌堯舜終已末禹起午初在經
運之癸一百九十經世之酉二千二百七十八然則
興廢理亂皆天乎口道人事筆含天機不謂之姦得
乎南劔張君唐翁知余曾讀程邵書自武夷歷熊去
非劉體仁讀書所來一見便及經世又會王元善在

坐相與翻第一第二卷既共嘆三皇五帝三王不能
滿一會唐宋各不能盡一運五代皆不能了一世吾
與蚩蚩輩上壽僅滿三世自今大德二年盡開物猶
有四會一百二十五運一千五百三世四萬五千八
十六年又共駭堯夫何以知自堯至今必在巳午間
然則脩不必吉而悖不必凶乎余曰命有之矣堯夫
天下皆信之矣以堯至今處巳午間如仲尼從佛肸
自有道理而吾不能知爾吾之所知則有之人者心
也心有知識有知識則有是非善惡是而善也雖盜
而亦以為然非而惡也雖盜跖亦羞之惡之今欲付

理亂興衰吉凶禍福於天則岩壙之下不必避乎
東家壻亦為之乎何事非命而吾之四端如顴不肯
沉如日月之必出而不肯終於沒且柰何哉盡吾心
而已矣皆曰是張君用經世之餘於人之富貴生死
貧賤壽夭物之得失去來亦曰是遂書之

鰲峯求仁課會題目序

學禮所以為仁也武夷熊去非舊有輔仁課會近復
創鰲峯以為之所丁酉來茲見其所謂會者不止於
文詞而已也晦翁黃楊三禮之書士無習者而去非
獨能以此為先務而游息其間所以為仁孰要於此

六經四書可講明者何限而仁者萬殊之總會禮者
萬理之節文事事窮其節文則其統會處可以漸而
融貫故禮明則無不明矣札得則無不得矣道喪之
後安石之餘宇宙內事此尤為急余謂去非今後題
目仍宜撮三札中切要及凡聖賢言札處使四方朋
友因而講明肄業其於世教關係豈輕易輔為求者
鰲峯鼎新抑又伐木首章之意也

禮編序

闕學者便於其說視其君父兄弟如弁髦萬里禹迹
幾無人類蓋自夷厲五伯以來至今天下豈無小康

之特耶為扁鵲徃徃計而止之至於人倫盡廢喪紀掃地若七國爭王之日秦人坑焚之際東西兩漢知力祀持之末魏晉齊梁老佛之餘唐人室弟之妻父之妾子之婦強藩孽豎恣睢憑陵之極宋王安石廢祀儀禮毀短春秋之後生人之禍皆蚩尤以來所未見者蓋自軒轅迄於東遷其間雖有有扈有窮桀受之惡其野鳴條孟津之戰而未嘗有千里流血空國無人百年荒草若夫七雄劉項之兵赤眉黃巾黃巢武氏祿山五胡女真之毒則以億兆為草菅連數千里朱殷數百年為狐兔之墟蓋民不見禮樂不明於

君臣父子兄弟之義無事則苟以相與有亂則起而相食而後加以農田不井國士無制有生之類無安土之心而衣冠縉紳之士無摘桐梓漆爰伐琴瑟之講其末勢之所趨固宜然也桓桓晦翁崛起南夏首發明四書以開人心次取周公殘經諸儒傳記脉尋彙別畝澤川疏志歆開來世之太平決千載之積否天不憖遺未就而沒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久在師門熟聞講貫繼志喪祭二編天叙天秩經曲畧備而王安石之烈未熄科舉之士至今百年無有以其書為意者曲臺已隔古今鹿洞復就蕪沒可為天地人物

嗟夫秉彝之天歷劫不滅而品裁萬物扶植三綱之具無一日不在我知書識字朱方斲石湘山薌文不倦購訪而周公遺典尚存有緒又賴先覺開端發明忍復委之榛莽不問晉深山狂簡不學寡聞年十五六讀曲禮少儀知愛之而淪於時俗科舉之習三十四十始脫時文而患難屢貧東奔西走頗聞熊去非自少用心禮學而貧踪賤武合井良難丁酉歲受平山劉純父之招始見去非於山中書冊填坐屢空晏如覽記浩博會敬求輔於朋友備書冊闢室堂廣談論取晦翁黃楊之書關以俟方來而未就也關於

仁者之所當辭讓哉。顧予雖志求古而未嘗涉晦翁
黃楊之藩為之柰何。感慨之餘輒為一鼓用去。非成
規更為求要質鬼神告白知友共取十七篇注疏及
晦翁所釐三十五卷勉齋信齋喪祭二禮及面循去
非熟路詳加考訂重為比類。仍合三君子凡所經歷
採摘經傳史籍開元開寶政和通典會要令律諸書
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家鄉邦國朝廷當行之禮當用
之器具列大經小紀溯源循流斟今酌古要之不啻
於性命之理不失於先王周公之意。不背夫子春秋
之旨。不孤晦翁拳拳經世之心。使其行之足以位天

地育萬物躋盛治致四靈愈千載之痿痺定為天地
一常經古今一通義得為者用之於身行之於家不
得為者藏之以待用而復以其餘力凡有名數備度
分事物若天文地理建國設官井田兵刑等事各加
研覈務盡見其本末亦各草為一書以待賓興豈不
愈於掇浮辭吟空詩作燕語敝其賦予之厚於其損
無益之薄物絕學之繼廢其在此當仁則為無所辭
避致思以起之不勤以終之如其有成當獲陰相亦
不虛生世間矣

考亭記

考亭居縣之西南五里所常齋之志也文公年六十有三築焉宋紹熙壬子也甲寅作竹林精舍釋菜夫子顏曾思孟祀周程張邵司馬溫公延平先生慶元庚申先生歿諸生就祠焉寶慶丙戌邑宰劉公克莊別為祠於精舍之後淳祐甲辰理宗用表章先生學筆賜考亭書院辛亥漕使史君季溫作夫子燕居今至元戊子府判官毋君逢辰葺其敝千載道統莫不所敬矣然其柱石棟榱率不能加於精舍之儉未

久歟不任漂搖大德己亥澶郭器之瑛尹建陽以葺

道尚德為為政之本滋事首謁祠下嘆曰茲非所以
肅德祀昭報隆也亟奉已俸帥下命邑後學劉熙先
父治其事經始其秋畢工辛丑之冬去小以大代脆
以良新舊起列益寡完缺棟樑暢脩礎節端壽檐宇
肅深門廡敞弘墻壁齋廡堅華幽潔祠舊配勉齋先
生告成之日用武夷書院例升配西山蔡文節公從
以文簡劉公文忠真公登降成章出入中度瞻對不
怍英靈赫然十二月純父以書至山中曰郭侯之心
之盛願記之以勸來者余復純父詞之陋不足齒若
千載事何純父曰晦翁亦人也何辭為余乃齋沐再

拜稽首而言曰易大傳首章之結語曰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天地人本同一理而人不能無氣質物欲之累故其動靜語默於本同之理有得與不得而其不得者常愧其形虛其位不能與天地並列而况於聖性一失血氣並興妄作和辭驅騁構架上蔽日月之光下汨百川之流中塞四時之行不有聰明睿知端本於上哲人幽士維持於下則人物雖賴天地以不熄而無得正其性命者堯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之代人極建於九重人理得於閭閻當是時三極之道不閉位與名合不忝有生稟靈繆寡孤獨

無不得其職積善之子孫有守癸辛之壞亂不長庶
乎其成位者周衰聖王不作文武周公之澤寔微夫
子天高地厚仁不能及草木而禮樂數語之治乃盛
於三王萬世天心民極在焉者也七十子喪大義乖
褻妄起孟氏橫中流為之障及孟子沒道遂無所寄
千有餘年豈無才氣言詞雄長當一代之於堯舜孔
孟之道所以維持斯人者曾未覩其藩牆至如董生
河間獻王諸葛孔明河汾王氏昌黎韓子絕肖儒者
言動亦見經世大畧而於天命之一原各未有所得
於正人心立三極之統卒未能有所興也五行汨陳

而六府三事不治不以此數造物閔然篤生周子筭其源繼出兩程導其流至朱文公山立河行霆決雲涌振衣一隅玩心百王以蓋代之豪雄得無內之精蘊明於人倫日用之常而察於當然必然之故融於道器合一之妙而研於格物窮理之孝哲於公私義利之辨而熟於人敬爭盡之境灼於近理亂真之偽而雄於距詖息邪之力潛於不舍晝夜之運而密於致中致和之功昭於天地生物之心而厚於雨露日夜之養其義感鬼神其用周廢物其中正開闢如周書作洛邑酌陰陽風雨審黎洛經澗端祖社朝市其

疏達究悉如血脉周身占百會微火髮其小心不
翼^上孝子溫^上恭人而其平常質實與田夫野人齊
土物美水飲者無異用能探孔孟之淵廓周程之途
出精彩於泥淤發光氣於百鍊補聖賢之未暇作民
極於方來一辭不可損益一義不可空閑豈但非荀
卿楊雄所能到哉今覩中庸十二章之微旨十六章
之精義與首章致中和位天地之至學非願朱子研
精雖終天極地殆未有能發之者矣夫是之謂得天
下之理歟誦其書足以舞百獸行其道足以來四夷
脩夜漫漫百燭亂螢不可勝道海色動於瀼溪清風

發於河南朝光熙於考亭有虞成周之文治茲其兆
乎蓋得其本根則枝葉自茂得其會通則典禮乃行
此朱子之孝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
繼絕李為萬世開太平而功方孔孟亦不在禹下也
今將議礼考文當以周程張朱序之顏魯思孟不宜
復興馬融王弼輩並居七十子之後也郭侯之為建
陽也謂正己以格物關上請未至既有以慰民心既
至終始如之其拳拳以關事親孝教子義五十孝並
不怠貌益謙蓋竹林弟子一人矣是役也名脩舊志
改作惟精舍先生手誅茹歆以示後世不敢如其年

右四間因為四齋前二左曰明德右曰致中大率中庸之綱領也為大學後二左曰象賢右曰養正為小學木大小千三百有奇瓦甍各三萬木土石工千有五百與人役亦如之財朱椿劉純父黃樞各為其族及群士友先駿奔于役者邑人虞君偶令史劉遂也大德壬寅正月寧德陳普謹記

進德齋記

建寧吳公溥乙巳歲作新居成室其西南以為讀書教子之所名曰進德其族之長廷俊先生於余為新相知也道余姓名而謂之曰大夫也善於鋪陳者也

吾使為子言之對曰德未易進也而竊有志焉誠其
言有以切磋我也又何敢不佩余曰士尚志也志於
進德則可與共學可與並為仁矣余方有所蓄也歎
與朋友道之久矣乃今日見此邂逅足以用吾千金
之帚矣夫孝必有所守也而行必有所遵德可進也
而其進也必有所執為所以乾文言之忠信是也
天地以人為心人以心為心心也者伏於眇綿之中
感而遂通直際天地而忠信者所以存其心也心常
存則於進德也如作九層之臺可以必其成適千里
之國可以必其至基址定而塗轍正也忠信二字聖

所以爲上漢以來儒者皆不之知至宋程朱子始明
程子曰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朱子曰盡已
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二者的然心學莫大於此也
然此四言通來天下亦未有深見實得而推明之吾
請爲子言之理散於萬事萬物而管於心散於事物
者天之所賦管於心者亦天之所予也凡人倫日用
之當然而不可以不然者如子孝父慈兄友弟恭君
臣之義夫婦之別朋友之信九族之恩鄉黨之禮祭
祀之誠賓主之敬以至一視一聽一言一動之微涉
掃應對飲食居處之末凡有義理制度時位而不可

以損益移易者莫不受於天而管於吾心昭昭乎其明也惕惕乎其動也見之於應接而不期也形之於夢想而不思也苟有血氣識知無不養其有是無不見其當如是者盡若日若月如著如龜無所逃於夷狄惟盡而實之之爲闕爲子之理當孝則循其理而盡其孝父之理當慈則循其理而盡其慈知爲兄弟之理當友恭則循其理而盡其友恭知君臣之不可以不義也則循而盡其義知夫婦之不可以無別也則循而盡其別至於宗族鄉黨師友賓主視聽言動洗掃飲食知其義理法度之當然則必如其義理

法度而盡之知即所謂發已也如即所謂循物也自
盡者自盡其本心之不能自昧非有一毫之為人也
知之則無假於外如之則不勞乎我無遠者依循不
去執持不舍惟恐少失其當然也自盡則必如其心
而無閒居獨處之欺是為忠無遠則事事皆實而無
虛偽欺罔之行是為信忠者心也知之而不行非心
也信者實也知其理而不如之如其理而不盡如之
非實也感諸心言諸口無時而不在三綱五常之中
而徒感諸中而不繼徒言諸口而不踐其或繼而不
能終踐而不能久則我之身與我之應接事物皆未

得如吾之本心而得於理性之真定也求其德之進也豈不難哉今之士孰不知父子兄弟夫婦九族之倫當厚也在官任職孰不知職之不可不恭民之不可不愛貪之不可不懲而廉之不可不守也有觸則怛於心相見則吐諸辭至其欲心萌動則左其所知而右其所欲欲既熾矣而其天命之良知徃徃不能自入而常耿耿乎其中是何益哉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所謂忠信者亦惟通其感於中而不使之徒感踐其出諸口而不使之徒言耳蓋感於中而出諸口者天命之無一日息也所謂秉彜者也忠信之學惟

續吾之秉而不息者而充其分量之所至焉則不推
下挽而其德自進矣養其所存愛其所得據其所安
擴其所明出其含蓄爵積而使之流行護其萌芽華
英而使之誠實自然動不離道言無非法其於進德
也孰禦書之德脩罔覺孟子之集義所生詩所謂未
幾見兮突而弁兮先儒所謂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
之域者此也大學末章收結

關

孝友堂記

關父母兄弟之親無間之親也形分而氣未分禮異
而愛不異趙岐臺卿孟子註中所謂生之膝下一體

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雖緣父子立言以兄弟言
蓋有甚焉者也莊生所謂不可解於心亦緣父子立
言兄弟之義亦無不然者也聲形語笑長幼不殊舉
動容止先後若一好嗜趨向孩而肖似禮義文章長
如一人貴富貧賤共命一天痛痒患難徹心入骨明
命赫然不可逃遁兄弟孰非父母兄孰非弟而弟孰
非兄也是故聖人公義以制禮循理以明道公義以
制禮五服兄弟之子猶子是也兄弟同出於父母兄
弟之子有異是不同其同也故以其義而服之猶子
猶之云者非類似之云也一而已矣者也兄弟之子

而一兄弟其可知也循理以明道者孝友二字常連
言之而便總父於孝合二於一若成王夫子之言是
也父母所當孝也父母一體之分而有不友不恭非
所謂孝者也兄之視弟悌然其父母之體也弟之視
兄嚴然其父母之容也兄而不友弟而不恭非所謂
孝者也俱存無故出入膝下何樂如之不幸死生之
隔則夫朝夕出入升降室堂與夫秋霜露既降春雨
露既濡之際躊躇顧瞻兄弟即父母也此而不友不
恭是未嘗有得於天命而爲人也是故孝而后能友
友而后能孝成王夫子之言循理以明道也建之中

溪水吉陳君碩夫右司紫芝先生長子也其弟穎夫繼二親早世碩夫痛之子其二子教育備至穎夫無恙穎夫即二親也穎夫不幸二子即穎夫也原其心目之所注固皆率性盡心事親齊家之事亦由讀書務學之勤故其心常存而自不能已者如此也闕

題跋

書文安余氏家集跋高宗臨樂毅論

岳飛劉錡豈不勝樂毅殺飛發錡豈有一毫不共戴天之心雖仕於宋者亦不肯爲此言但嘿而已可也爲此言者無是非之心矣寢苦枕戈之子乃有假臨

幾之帖百年中無識其非者安得不淪胥以亡

又書所跋朱德莊策問

此篇純是不識文公四書但見其盛行而不敢毀之耳文公四書與太極圖通書說如一門和羹脉理貫通氣味如一無此是而彼非此善而彼惡相反而不相入者也是則皆是非則皆非一人之手豈有二義今湯東澗乃以語孟爲百世不可刊中庸大學其傳不遠南塘未知何人云獨敬論語則是於朱之孟子中庸大學不敬也朱德莊不信中庸大學又圖書主劉氏不用朱說則於語孟猶以爲是也四書理也圖

書辦理也理一也以晦翁之精詣且復勞心盡精四五十年反出後輩下哉是其一而不是其一則與其所是者胥爲不識耳趙居鴈守師說未足論文安余氏乃以諸公之非中庸大學圖書而不用其說者謂之知文公知者知其心識其道會其言而無疑者也非之不用其說而以爲知文安余氏是亦妄人也已

書後出師表

前表是建興五年三月初出屯漢中所上蓋自先主死後治國練兵數年力完計審始圖大舉故其言皆實根本明大義之事後表是明年十二月出兵圍陳

倉所上是年春自漢中初出爲馬謖不守節度敗于街亭有乖本謀復退而整兵以規再舉雖志正氣充初無所損而國小民疲日月逾邁瓜牙之用如趙雲者復漸消滅其事益切於初出故其言比前表爲獨急魏之君臣才智短長雖在算中無復可慮然徃徃自托於驚下惟一以大義不可不明先主之托不可不盡力民窮兵疲不可以坐定而結之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兩言可謂義之盡仁之至矣蓋萬世之爲人臣子任人付托之令甲董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此表盡之街亭敗後趙雲

猶在此表之上相去十月耳而雲已死先主平生崎
嶇相與腹心俱盡此孔明之所以感切激發而不能
安居也

曾雪笠詩跋

日來天地愛精華特甚間得之者橫溢不禁而藥松
詩其蒼頡秀色嶢岩橫絕峻峭成削清冷輕細優裕
綺麗出於豪放希効咀嚼調理者多可喜甚者可愕
也蘇黃王陳以降朱文公權歌感興之外惟陳簡齋
陸放翁與近來諸公以兒女視晚唐然大抵山林丘
壑四時風雨死生窮達慢慢戲謔善徒玩世不恭即

且助欲長怨求其棲留惻隱顧念本原未能與風雨
同聲音而畧可同情思者百米一二也且多虞慮把
握不肯一字一句放寬勞心費氣短拙反生不悟少
陵康節信手揮灑任意縱橫不愁淺俗不畏譏誚而
卓絕之詩自出其中宏大之局自見其首尾也雪笠
曾元伯詩名久矣一日過余於丘叔文氏始見其人
與詩皆於適然漫爾之中出新語於四時之中有天
下慮問惟一篇作譚語而反爲天下之大戒亦復無
傲無虐是可不墜發性情止禮義之緒矣喜而爲之
道梗槩

書蔡清逸平山窮民卷後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歷七十二國不合死於宋
畏於匡不食於陳蔡死無子爲之喪惟一孤孫吾嘗
問諸鳴濠溟漠皆不知蓋事當然理宜有雖天地亦
無如之何也夫不齊者理也陽一而陰二亦理也吾
之赫赫明明優優洋洋者堯舜孔顏一也獨六七尺
軀所以寄是者則爲一治一亂之主張是者分受當
其時彼主張是者亦無意焉故吾亦常以主張是者
之心爲心不可容善慍於其間也雖比干伯夷之廢
棄頗冉之疾病鄒伯道羊叔子之無子孫以至于岩

樓穴處卒泪沒不聞如荷篠荷簣至今不知其爲何
人者亦事理當然主張是者與我皆不得而與也清
逸蔡君之窮窮矣文不第行不遭變故家室子孫不
保不足異獨惟君五雛皆羽毛楚楚向天望雲未變
奪其二變失其三居然爲堯文王所哀民此無足異
也未濟男之窮也否剥君子之道消也夫子以來如
清逸君者何限而天以夫子爲木鐸故在於陳蔡陳
蔡者天以夫子教萬世也此則主張是者之所與所
謂赫赫明明優優洋洋否之所以不亂群而困之所
以遂志也塞馬復來令威當歸三子方少壯一旦來

歸如朱買臣長卿世父業如過尚可待萬一有不然
清逸未始不清且逸也氣之厚薄時之否泰吾與堯
舜伊周分受之猶兄弟之共承父事鞠躬盡瘁而不
知有他也故爲清逸君者示吾赫赫明明優優洋洋
行不加窮不損者存否何如耳而何暇乎其他

書尚古堂

語言文字在天下皆日用在聖賢或爲降心從俗之
言武王周公去亶父三世而以古稱之夫子去文王
五百年而謂其時爲中古夫亶父古則后稷公劉魏
矣文王爲中古則夏商爲上古乎置堯舜於何世田

夫野人由不知習不察知不及百年視不出百里愛
燥時事如隔千代父母猶在而慢之以爲昔之人世
俗之卑蓋亦其情其勢然也萬世一日萬人一心千
歲千里若合符節而世之人以封德彝之自視宇宙
錯異才英發如眉山蘇亦謂古人俎豆之器鄉舉里
選學校之制不可行於今獨閔西張子謂井里不數
年可復明道先生謂聖人不易唯椅卓匕筯昔者疑
之今也信之吾徒居今戴者天履者也見聞者日月
風雲雷霆雨露山河海嶽草木鳥獸日用者一水二
火三木四金五土無一物非古也何獨至於人而疑

之四肢百體髮毛爪甲無一體非古也何獨至於心而疑之衣不古而身古冠履不古而首足古以古身衣古衣以古首足冠古履古履何不可者闕建陽劉純父家有堂曰尚古其先君子名之晦翁書之中地純父新之疊山謝公記之繇世俗觀之三君子者古也純父今也此岐山之陽柞棧之中松栢之下占莎難候鳴鵲美暄芹者之議論也周公豈其然乎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此康侯胡公之論讀者奇之余謂其未足奇也面前物無一不古晨鐘所發皆義皇上人也

萬堯舜孔顏而并出其下是欲斷天地日月

開

書建陽宋君祠事

事有古無其例但有得於道而可以質於天則不期而衆善皆備其萌芽不過一念之間而其功有可以爲百世事事有無其舊而得於道者是乃人心不測之妙用天理旁行之實地權而不離乎經異而不害其同者也予於建陽宋氏見之其萌芽不過一念之間而其功直可以爲百世祀儒則儒矣而亦不離於道而已先哲之言曰不爲終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此自古以來仁人君子之常心得於天地生物之心

而不能自己者也伊川養魚記有云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所謂萬類者人爲大也所謂吾心將奈何者時不遇道不行不得遂其同胞吾與之心自人以及物也李克稱魏成云食祿萬鐘什九在外什一在內魏成在戰國體法四豪而亡之君子其用心蓋未始不然事父母奉祭祀育妻子此外苟有萬鍾周公之富必欲使天下皆無飢寒但有原思爲宰之祿亦欲推其餘以及鄰里鄉黨此非有所爲而內交要譽以爲之也夫天下無難處之事而君子無自私之心造化有不齊之運而人道

有裁成之宜繼者人之理也得其理而氣自隨生者
心之道也行吾心則身不死是故貴乎裁也建陽宋
君本延平謝氏幼爲宋之子由經禮論之則出於後
世以爲人後之禮律之則君之於宋盡心焉耳矣事
喪葬觶一毫無明得於繼之理矣年七十無子而兩
家之事復皆然於是謀之於心揆之於道以宋之幼
爲宋之後婿之子爲謝之嗣

書喜神

天地父母與爾箇人爾豈可自爲歎盡人得爾之似
箇人爾既得爾之真豈可自爲歎然則何以體其受

乎相在爾一尚不愧於屋漏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十三

老堂先生遺集卷之十四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策問

問爲人

宋咸淳癸酉代長洲縣作

問蓋嘗靜觀默察仰而圓渾俯而方議日月風雲山川動靜隱顯霏動高下洪纖前莫知其所始後莫究其所終果何謂哉反而思之圓顯方趾目橫耳從父子夫婦而處日用飲食天地變化則氣類蕃興真元分裂則生聚稀少自有天地允幾理亂何極既往者隨化而俱盡方來者與氣而偕生又果何謂也由莊

周聿言之真蛭蛭粒粟耳由孔氏言之皆所謂不得已者也夫其不得已則太極也太極君子修之吉小人修之凶則夫天也地也人也豈得以毫髮已乎然嘗疑八卦上一畫天下一畫地中一畫人六十四卦上二畫天下二畫地中二畫人是三者嘗並立而人爲中何爲乎剛健純粹之氣靜順含洪之體萬古不變而位乎其中者賢愚美惡清濁邪正不能以一定耶人者仁也乾之謂元是也不元不足以爲乾不厚不足以爲坤不仁不足以爲人古之聖人列人於天地蓋以仁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豈徒衣裳冠履

之謂哉由形而觀則人者天地中之一物耳以理而
觀則人與天地等耳然則吾之耳目動靜施爲作用
少與天地有相遠則又惡可謂之人哉此否之一卦
與比之上六皆以陰邪不正而謂之匪人而孟子則
以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非人也然而目視
耳聽手持足履依然而猶故也目之爲匪人非人何
也致之傳記曰聖曰賢曰大曰正曰善曰信莫非人
也而曰庸曰愚曰小曰邪曰惡曰妄曰儉曰佞未嘗
不以人繫之繇易與孟子而言則必上如堯舜次如
顏曾若將夏之徒而後謂之人今以庸愚儉佞之

類而猶以人稱曰匪曰非亦爲苛矣卞莊子之勇冉
求之藝雖文以禮樂猶未得仁也而可以爲成人若
爾則爲人亦不難矣然必其仁得而後成位乎其中
則有不與天地相似者終亦不與也不知卞莊子冉
求之道苟能文以禮樂果與天地相似否見范受命
久要不忘者亦遂能與高卑同流否也古之聖人其
所以爲人如此之峻而後世之爲人者苟簡自足任
不重道不遠徃徃未及成人而遂以自終小而碌碌
世間大而汙人牙頰繩以春秋則易之所謂匪孟子
之所謂非者不得免也而自號於世者未嘗不以人

自居知理識義者以彼疾人緝之而自恕之心常自
謂無愧於天地語言形貌不改而考其平居觀其用
世未嘗受命於天地稟氣於陰陽而忠厚之君子尚
謂其秀而最靈吁秀而靈者果若是乎夫陰邪則匪
矣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非矣可不懼哉陰
邪者氣質之性日卑日下者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之心者天地之性與生俱生者也氣質之性固陰陽
之所爲而湛一無欲之本然非紛擾不齊者之所能
復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也有能以天地之性而
反氣質之性則固有之天根立於內端見於外用行

於天地之間夫然後其庶幾可以爲人矣奈之何醉
生夢醒顛倒於利欲之場而不自察也方今海內多
故天子乃席捲十得五之詔蓋將得人以辦天下事
夫天下事無非人所爲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仁也夫
苟仁矣則天地位而萬物育矣而何事之不立如其
不仁則以人名之君子有所不敢也槐黃在望郡邑
試士以擬爲名蓋擬於得人也夫仁人因其言藹如
而有得焉觀人必於其倫幸據所學

問報答

問天之蒼蒼地之茫茫虛無曠落莫知其涯不耳不

目何見何聞積善者孰變之積不善者孰殃之益
滿損培栽覆傾古之君子屢言之是必有所證也
若淑而不昌疇逆失於能久悻矣矧身者矢羽山
野樂道畎畝者被千駟之榮教民稼穡者有天下
百年長城麗山血天下生靈者僅二世而止信乎
不可誣也昭昭矣若夫車中之拉足以償竊氏之
酷咸陽市之刑足以伸瓜丘之哀學刑名者未嘗
令終善理財者未嘗免刃雖以刈曼之盡心亦且
不免天地貞觀日月正明其禍福孰顯於此宜乎
為善者獲大福為惡者有常刑徇義者克享盛名
叛逆者無所

容於天下循良者長子孫貪虐者不保其家室有德
於民有功於國者長守富貴而食人之祿不任人之
事者造物奪之必速也然而遠考青史之所載近稽
耳目之所接天道有甚不可恃者元禮孟渚未嘗為
惡孟德仲達未嘗為善也綿竹之禍盛德之後湯陰
之威忠義之臣也卞壺砥柱晉朝父子俱沒於賊罪
莫大於元溫乃得免於鈇鉞之下此猶可也天寶之
末張許二顏皆有大功而受非常之害而奸邪蒙蔽
之人乃獨保其首領以沒一時善惡顛倒施報錯謬
使天下之人何所畏而不敢為惡亦何所勸而勉於

為善是殆不可曉也。中天之變，忱赤為國之臣，或血
滅市人，或身飄瘴海，而主和議害君子者，常獲順境。
至老死而無罰，豈洋土者不在其左右，即數十年前
有以道自任者，流落擯棄，動輒得咎，而山布衣未嘗
干預天下事，乃謫死南荒。九疑雲雨至今猶帶悽愴。
後來貪天之功，縱關沙置毒以賊害忠義者，出乎尔
者，未嘗反乎爾。關事羞惡是非，各有攸屬，而福華禍
夷，助順討逆，關上虛處，即天惠吉逆凶，有如影響。雖
有紛擾不齊，而其間不差尺寸。世之徇勢利背國家
殘斯民以肥其身者，關歷考古今之事，則有不可致

詰者有志之士將何適從

問興亡勝敗

問陰陽二氣摩軋攻取百千萬狀六合之內晦明理亂俄頃倏忽夫何常之有一陽昭於窮泉群陰驚動辟易無敢違者微陰伏於重淵五龍夭矯於上無如之何消長盛衰信在於時而不在於大小衆寡矣南鄭至弱也而楚至強也一興一亡胡相反乎百萬長驅至盛也八千之卒至少也一勝一敗胡相反乎昌國君下齊七十餘城田安平一鼓而盡復之城之不守似無憂於國家也高平之戰左軍曳兵而奔黃兵

辭甲而降翕忽之間轉敗為勝反死為生兵之不勝亦似不足憂矣夫以至弱之力至少之衆已破之城已敗之軍而古人運之掌上籌之目前志氣發而風雲生機閑轉而天地開運北海於南溟回陽春於陽谷何其神哉夫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天下之大固在一握之中得其樞紐則一轉移之頃有頓異而大不侔者胸中有百萬甲兵強中國之勢而破西賊之膽亦樞紐之謂也此吳人之所習聞者願申其說

字訓

性理字訓上

至理渾然冲漠無朕造化樞紐品彙根柢是曰太極
一氣块然充塞太虛動靜周流造化發育是曰元氣
氣動而健能始萬物其數也奇是之謂陽氣靜而順
能成萬物其數也偶是之謂陰得氣之陽輕清成象
運乎地外太無不履主於生物是之謂天得氣之陰
重濁成形函於天中廣無不載主於成物是之謂地
為陽之性為天之德健而無息是之謂乾為陰之性
為地之德順而有常是之謂坤氣運於天循環無窮

木夏火秋金冬水土為冲氣寄旺四時是曰五行
質生於地自微而著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土兼載之
而能稼穡是曰五材萬物之生於時為春氣為少陽
天道之始是之謂元萬物之長於時為夏氣為老陽
天道之通是之謂亨萬物之遂於時為秋氣為少陰
天道之宜是之謂利萬物之成於時為冬氣為老陰
天道正固是之謂貞形而上者無聲無臭是之謂道
形而下者有力有體是之謂器自然之理是之謂天
主宰萬物是之謂帝以二氣言陽靈為神陰靈為鬼
以一氣言氣至而神氣往而屈皆曰鬼神一氣流行

更通不窮兩儀對待交錯代換是之謂易寢長有形
萬化之漸消歟無迹為變之成是謂變化陽動陰靜
合一不測二氣消長推行有定是謂神化雖天之命
於穆不已無聲無臭是曰道体陰陽之運消長終始
生生不窮是曰造化造化本原廣大精微進學之始
未易驟窺夫苟茫然列諸篇端究其名義終身而望
是為極致

性理字訓下

元亨利貞自然之理是曰天道人倫日用當然之則
是曰人道天理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命人所稟受

稟賦厚薄是之謂分古今人物本本原初無或異
是曰理一親疎貴賤隆殺等級萬有不齊是曰分殊
稟於天者有清有濁有美有惡是之謂氣受於人者
或明或昏或粹或雜是之謂質天地之心鬼神之會
靈於萬物能推所為是之謂人動植之類形氣之倫
拘於所稟而不能推是之謂物所稟厚薄所遇盛衰
是曰天命所生邪正所行是非是曰人事稟乎天理
莫匪至善是之謂性主於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
感物而動分乎善惡是之謂情心具五常不慮而知
是曰良知身脩萬善不舉而能是曰良能口鼻噓吸

思慮謀畫氣之神也是之謂覓耳目聰明記憶辨別
精之靈也是之謂鬼心体虛明能知能覺是之謂靈
性之所能無有不善與之所能有善無惡是皆謂才
心之所之趨向期必能持於久是之謂志心之所發
思惟念慮欲有所為是之謂意稟命之元具愛之理
為心之德其端惻隱是之謂仁稟命之事具恭之理
為心之敬其端辭讓是之謂礼稟命之利具宜之理
為心之制其端羞惡是之謂義稟命之貞具別之理
為心之覺其端是非是之謂智人倫事物當然之理
公平廣大人所共由是之謂道道之界辨精密有條

各止其所確然不易是之謂理道得於心蘊而不失
是之謂德道著於事績而有成是之謂業真實無妄
終始不息表裏不雜天之道也是之謂誠未至於誠
擇善固執入之道也是曰思誠學者由此進之不已
苟至於誠萬善備矣

箴

教學箴

爾諸生集學校父所生師所教孝詩書孝忠孝各辦
心方見勗相教戒毋喧鬧毋懶惰毋傲效脩威儀容
辭謹聲音笑貌辭君不敬真嬉戲反使旁覩大可笑

入齊門須叉手不可曳裾蕪舞袖出門去莫狂走
則先行姪隨後或兄弟或朋友皆循序齒分大小道
逢長者須相揖莫向人前妄開口歸到家見父母通
萬福立侍右願志承顏且復晝與飯罷便焚香托故
悠悠真可醜疑則問教則受書要真字要格不真不
格不堪硯無格無成空費力拳要虛腕要直古云捉
筆如捉賊休端正有骨體莫將一畫等閑看文章賸
紛非容益公權曾以筆諫君直使其君正心術搜文
彩變神彩筆行行鳳蕭蕭荆箇箇銀鈎鉞不見王羲之
是古今推第一筆力欲通神入木不入石草聖學書

池水黑應通亦齊名細書尤奇特一粒麻子七堪書
國泰民安字明白學有功人少覺仲尼百世師猶曰
不如學孝問優游聞見博如石就磨玉就琢君看萬
卷書五車無古聖賢誰為作毋嬉遊無戲謔嬉遊戲
業又發時戲謔能使人情惡心徠氣馬湏把捉遠酒
色戒賭博一時相誘不加思害已囊財方愧作務真
純屏澆薄涵養麗才華崢嶸鋒頭角遠方來有同志
氣分既相投朝夕與從事有疑難熟評議有文字辨
辭意學古聖賢之道乃成君子之器莫因小事起紛
爭不顧平時朋友義甚至唾面揮拳加以切齒毀罵

或揚他人過失或斥父母諱字風聲氣習醜如斯豈
是人家賢子弟日有光憂去速夜有燈光可讀尚有
囊螢映雪人莫負光陰徒碌碌那識青春不再來不
學無知如土木十日寒一日暴詩書豈是容易讀讀
得多念得熟自是一生受用足講既明理自燭言言
包造化字字如珠玉課日供對日屬何患無文章四
六事業精文郁郁縱有金玉滿堂寧似詩書滿腹多
少公侯起白屋不特一身榮澤家食天祿那更致君
澤民用為天下之福豐功偉績書竹帛凌烟萬古輝
人目幼學只此為歲規莫謂斯言再三讀

文

上梁文

福建帥府上梁文

海上神仙有三齊乾坤乎今古天下帥垣第一實壯
觀乎東南冠冕城濠鼓角寒暑見形勝則左鰲頂右
烏石越峯擁護於其中攷制作則前虎節外環珠宣
闡恢宏乎其後九天半方山幾對十里許臺江帶如
星分斗牛女之疆地合閩候懷之壤時萬牛之脩棟
列數雉之崇墉邦人稱為威武門藩帥編曰福建道
規模壯麗鼎建於嘉定辛巳而年百餘氣數盈虧革

故於大德丁未之夏五朔撫斯胡之旣往特其人而
後興胡何闕一紀之星霜弗克新七閩之耳目恭惟
福建都元帥府經歷袁相公以驄馬御史為紫薇幕
賓遇事立非常之功推心行不忍之政士爭覩李以
室景星鳳凰人願見歐陽公黃河嵩華五百年之名
世三千里而圖南海濱之人物衣冠生民以來未有
或盛國家之棟梁柱石當今之世舍此而誰愛自下
車幸新崇建上則憲司帥府以董其謀下則屬郡庶
邑以宣其勞仕捐俸而僧輸財庸受民而工酬值號
令一出力役四來鑿石空山而崩槌雷轟運土塞路

而崇貴雲集徂徠松新甯栢木擇地而取材公輸墨
離婁絕人隨時而獻技培層臺而用壯履舊礎之元
基柱上下而木石異宜門東西而椳闌同制倣明堂
之重屋列玄斗之七宮高百尺而不滿者二焉工萬
計而不知其幾矣覆以編瓦翼之扶欄經之營之不
日成高矣美矣登天若譙樓更榕城漏二十五點風
雨不移芝山鐘開元杵一百八聲晨昏相應壯山川
之古長樂衍歷數之後至元方今國泰民安財豐物
阜漳江奏凱回邊境之旌旗閩海告登獲農工之禾
黍堂庠遂序家積人阜不獨商賈歌於市官吏慶於

庭軒見麟鳳遊於郊龜龍呈於水三代以上五代以下孰若今日有其地有其民千古在前萬古在後無出斯垣美哉輪美哉與清歌成相同舉脩梁

拋梁東東望天高立翠峯人倚芝山迎出日滿城和氣五更鍾

拋梁南南望青山敵面案坐受清漳來獻捷萬家晴晝課耕蚕

拋梁西西望前峯偃四旗捲却夕陽千嶂霧壚邊鼓角樂清時

拋梁北北望蓮峯矗長戟台星夜照帥垣明幕中

著得風霜客

拋梁上上有橫雲俯相向倚欄一曲望江南時聽
天仙答清唱

拋梁下下有人家徧閩野大眠榕影寂無聲俗阜
民安戎事暇

伏願上梁之後邦畿山固世運河清臺網肅而閭制
明國課登而民訟簡花縣藹絃歌之政柳營洗甲兵
之塵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人民育奏梅花之
一曲春滿江南歌甘棠之三章人思召伯永保承天
八柱之盛大開泰階六符之祥

帥府譙樓上梁文

伏以一氣初分鴻濛肇闢於千古兩儀既立鰲極未
奠於八方四海無虞茫茫禹迹一人有慶蕩蕩堯天
顧茲三山衣冠文物之名區實廼百粵才賦舟車之
都會熊蹯豹擲式賡藩府之尊嚴鯨震鼉呿向缺譙
樓之突兀經畫每厪於方伯贊襄有藉於名僧備其
形勢之宜相似陰陽之正遂鳩柱石整頓規模爰寘
鼓鐘分明更點舉頭紅日近偉哉畫棟之暈飛回首
白雲低屹矣重簷之疊聳祥烟縹緲瑞氣籠葱遠吞
萬里之江山高翕一天之星斗處處桑麻雨露家家

絃管詩書乘月拋來知老子興復不淺梯雲作賦微
斯人吾誰與歸卓卓千尋豈但包羅天上影蓁蓁五
鼓管教喚醒夢中人助舉隻虹載訝六締

拋梁東漏聲遙在百花中川原繚繞浮雲外二十
八宿羅心曾

拋梁南柳顰鶯嬌花復殷僊家未必能勝此宮闕
參差落照間

拋梁西洞門高閣露餘暉城外青山如屋裏曉查
天籟發清機

拋梁北近日千家散花竹丹霞翠霧飄奇香新雨

山頭荔枝熟

拋梁上西山落月滿天杖河漢三更看斗牛隔胸
雲霧生衣上

拋梁下千條弱柳垂青瓊遠看天際下中流一泓
海水盃中瀉

伏願上梁之後天日昭回燭九壺以融明福力綿遠
歷萬古以長存藩臬莫安山川鞏固物外乾坤廣大
端拱紫薇樓頭日月循環由行黃道承流宣化須資
鼎鑊之調輔國安民不負藩屏之寄下庇民生而永
逢日新日新日新上祝聖壽以遐長萬歲萬歲萬

萬歲

祝文

拜朱文公祠祝文

丁酉歲月日後學陳普謹
以寒泉秋菊之奠昭告于
太師徽國文公朱子之靈
惟先生起南服不待文王
尚友顏魯潛心周孔志期
善世道不偶時退而盡精
四書以俟後聖叙正周易
詩書盡去西漢以來儒者
之陋纂脩三禮以開來世
太平之基明正道而窮其
本原闢邪說而約其疾病
盡堯舜孔顏之道至周子
程子而始明而周程之孝
至先生始光大於天下先

生之道之心與百聖同先生之德與魯孟同先生之才之志與伊尹同但辭闕小不及孟子而為卒工夫則過之其功德之及人則皆韓昌黎所謂不在禹下矣普深山野人與鹿豕為伍年十五未知讀先生之書二十三十知讀先生之書而不能成誦飢寒多過暗室多歎今雖頌李先生之孝而老矣然於先生之道則高山仰止未嘗一日而忘于懷也家去先生之居四百里不能一拜祠下今歲謁雲莊乃能奉一盃寒水拜遺像于考亭又負來幾日之罪然區區之心先生幽冥之中諒知之蓋雖死終無貳於先生之道

也管見一二敝帚千金以為得生先生之時一侍盛
丈之席不勝大幸今雖不得聞謦欬然先生之心磅
礪宇宙不與身俱死也尚享

先賢祠祝文

蔡西山
劉黼仲

勉齋
節齋

果齋
九峯

陳北山
真西山

道在宇宙更昌迭微其出如麟有地有時閔洛之會
千載一熙百年以來文在于茲考亭崛起豪傑奮飛
而弟勉齋雲莊墳麓北山果齋聲應氣隨二蔡兄弟
以友以師一時群賢再聲洛伊卓哉文忠從而張之
德行問亭政事文詞洋溢中外藻海涯自有七閩

未有若斯後來之士抑何幸而精廬安靈百代肅祇
追姓詔來萃惟格思

祭文

祭先聖文

雲莊書院

天縱聖智祖堯繼周道乾德坤仁春義秋大德教化
小德川流三百三千洋洋優優立教萬世不王不侯
周季黨庠祀事交脩以扶五教以求九疇歲祀殷仲
日法用柔敬率諸生奉蘋藻羞

祭吳先生文

萬化之序如水四時晝夜迭運不隔毫絲方息者增

成功者退後不執先小不踰大帝皇之日人少怪疑
日月所照無母哭兒降及叔李失序茲多後來先去
莫可如何如公之死世不言天其在吳氏則可謂蚤
壽母在堂兒齒童顏叔父垂八僅見華斑方當絲衣
膝下弄雛胡乃反常先母而徂正好山林棲遲偃仰
大夫不均王事鞅掌早疾而歸一夕而亡堂上哭子
頭如雪霜六由坐足乃得正斃二子奔喪亦為王事
平生管輅指上日時今茲死生豈嘗與知此皆異常
不可測識夫既有之安咎造物親戚姻姪無術可施
慰勉老母笑語勿帝歲時情話今闕一人老少具在

公死如存生順沒寧事不容說薄奠一觴聊以言別
青詞

代劉平野薦母

彼蒼者天居雖高而聽則下小人有母分有限而心
無窮謹瀝蟻忱仰干鴻覆伏念某所生母賦形在地
為子承家李密昌黎痛哭箴箴之有幼阿奴絡秀幸碌
碌之相依賴存千鈞一髮之宗桃罔極寸草三春之
恩德死生有命奉養無從服雖止於緦麻情實同於
新義七十有六寧毫髮之無愆萬一可希惟慈仁之
闕下生無綠衣之備死有黃泉之深苟有天堂之可

升豈非人子之至願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十四